“终极实体～体验”视域下东西方十四个思想体系效能评估

——一项跨文明的探索性比较

摘要

本报告以“终极实体～体验”元框架为统一标尺，对东西方十四个思想体系做一次探索性的效能比较。该框架的基本假设是：终极存在（天、道、真如、上帝、真主、哲学本体等）通过世界的演化收集丰富、深刻、渐趋自觉的体验；一个思想体系的价值，不仅在于理论玄妙度，更在于它作为一种“社会—精神技术”在历史中激发、引导与升华集体与个体体验的实际效能。需要预先说明，所评十四个体系是依据文明代表性、体系完整性与历史影响筛选出的方法示例，并非全人类思想体系的全集；基督教内部的东正教传统、天主教修会传统、解放神学，伊斯兰教内部的苏菲主义、穆尔太齐赖派、什叶派教法学等暂未纳入，排名不宣称覆盖全部人类思想。

评估设立体验收集效能、文明奠基与塑造力、实践转化系统、世俗价值动能、终极存在安置、体系抗风险性六个维度，并将体验收集效能与文明奠基力分别拆为“深度/广度”“奠基深度/制度覆盖”两个可分别评估的子项，使分数差异有可追溯的来源。探索性结果显示：马克思（8.46）与孔子（8.32）构成第一梯队，分别代表“横向展开的历史实践”与“自下而上的伦理社会工程”；大乘佛学的义理深度居巅峰，但其现行态因 B2 广度与 C2 制度覆盖受限，综合分为 7.58，与第一梯队存在需要诚实记录的间距。报告另设“大乘佛学（星河态）”一条，作为以人类进入星际体验收集条件为前提的条件性预测，综合分 8.74，不计入现行态排名。跨体系比较提示三点：体验收集效能是分水岭，其分界不在东西方，而在“能否在历史中持续、大规模地接通集体”；体系的实践效能与异化风险存在正相关；东方体系的优势主要来自长时段打磨的功夫论与教化制度，西方近代思想在实践转化系统上的分差最为显著。

一切分数均为启发式地图，用于揭示结构规律，而非对思想家的精确度量或终极判定。若这套标尺经检验可行，后续研究可增补体系、调整权重、重算分数，

并进一步用于评估地球文明整体乃至星河文明的体验收集水平。本报告是方法示例，不是终审判决。

关键词： 终极实体～体验；体验收集；思想体系比较；文明效能；马克思

一、评价框架与核心逻辑

1.1 元框架：终极实体～体验

元框架的基本定义是：终极存在以其无限的潜在性，通过演化出宇宙与万物获得丰富、深刻、渐趋自觉的体验。地球上的人类及其思想体系，在这一进程中扮演“自觉体验终端”与“协同创造者”的角色。不同文明对这一终极存在赋予不同名相——天、道、真如、上帝、真主、哲学本体等，名相虽异，指向的是同一个哲学功能：万物的终极依据、价值的最终来源、人类意义的最终锚点。

评估的焦点，不仅是该思想家的个人境界或理论玄妙度，更是其思想体系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“体验收集系统”的构建与运行效能。这里所说的“体验收集流”，指的是一个体系在历史中实际激发、承载与传递体验的规模、深度与持续性；分数所衡量的，正是各体系对这一体验收集流的贡献方式与贡献程度。本报告选取的十四个体系是方法示例，不是全集；选择标准与未纳入的体系，见第六章。

1.2 六大评估维度与权重

一个思想体系对体验收集流的贡献，不能只用“理论是否深刻”一个尺度衡量。深刻的体系可能只对少数精英开放，普及的体系可能流于浅层，制度化的体系可能高效却易僵化。因此，本报告从“效能”出发设置六个维度：B 与 C 是核心，分别问“它激发了多少体验”与“它塑造了多大的文明”；D、F、A 是关键支撑，分别问“它能否转化为实践” “它能否把日常人伦转化为体验燃料”“它如何安置终极存在”；E 是反向约束，问“它有多容易被僵化、教条化、工具化”。六个维度不是并列的六个分数，而是一个有主有从的结构：B 与 C 决定一个体系能否进入第一梯队，D、F、A 解释它为何能或不能，E 则记录它为此付出的风险代价。权重按效能关联度赋值，B 与 C 各 2.0，D 1.5，F 1.3，A 1.2，

E 1.0 并以(10-E)反向计入。权重本身是探索性的，调整权重会改变具体位次，但不会改变“B 为分水岭”这一结构性判断。

表 1 评估维度与权重

维度	权重	定位	核心关切
B 体验收集效能	2.0	核心维度	体系激发、引导、升华体验的深度×广度×效率；评析中拆为 B1 深度与 B2 广度
C 文明奠基与塑造力	2.0	核心维度	历史上实际构建文明底层操作系统、塑造集体行为的程度；评析中拆为 C1 奠基深度与 C2 制度覆盖
D 实践转化系统	1.5	关键支撑	实践导向强度（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）×系统严密度
F 世俗价值动能	1.3	关键支撑	将人伦日用、情感、身体、劳动与创造转化为体验收集“燃料”的能力
A 终极存在安置	1.2	关键支撑	战略性处理终极存在的方式；越能释放体验潜能或与存在达成统一，分越高
E 体系抗风险性	1.0（反向）	稳健维度	抵抗僵化、教条化与庸俗化的能力；分高=易异化，以(10-E)计入

1.3 评估综合分计算公式

综合分 = [1.2A + 2.0B + 2.0C + 1.5D + 1.0(10 − E) + 1.3F] ÷ 9.0

B 与 C 置于核心权重，是因为它们最直接对应一个体系对体验收集流的实际贡献；D、F、A 作为关键支撑，E 作为反向约束。权重本身是探索性的，调整权

重会改变具体位次，但在“终极实体演化世界万物是为了体验”的第一动因下，不会改变“B 为分水岭”这一结构性判断。

二、评分标准细则

六个维度各按 10 分制打分，但“10 分”在不同维度上含义不同：B 的 10 分是“覆盖得最广、最深”， A 的 10 分是“安置得最根本、最统一”，E 的 10 分恰恰是“风险最高”。为避免同一分数在不同维度上被误读，下表为每个维度设定四档描述，打分时逐档对照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档位描述是定性锚点，不是精确刻度；同一档内的细微差异，依靠评析文字说明，不依靠小数点的反复微调。

表 2 各维度评分标准

维度	10 分（卓越）	7—9 分（良好）	4—6 分（一般）	1—3 分（薄弱）
B 体验收集效能	普适、高效、多层次的体验转化系统	路径明确有效，但有门槛或广度局限	主要服务个体或精英，集体影响间接	通道狭窄，或大众层面易生反效果
C 文明奠基与塑造力	文明奠基者，定义底层操作系统	核心塑造者，重塑主流价值与行为	重要影响者，未改变文明根基	影响甚微
D 实践转化系统	转化完整、逻辑闭环、操作清晰	有核心方法与实践取向，部分环节不够精细	有洞见，但系统性、可操作性不足	实践指导薄弱、松散
F 世俗价值动能	彻底、巧妙地将人伦日用转化为实践核心动力	高度肯定并转化世俗价值	有所保留、部分悬置或批判性利用	视世俗价值为需克服的障碍
A 终极存在安置	清晰、根本、统一，最大化释放体验潜能	清晰但略有偏侧或统一性稍弱	模糊、二元割裂或不够系统	基本未安置，或消解终极却未重建意义定向

E 抗风险性（反向）	极稳健（0—2）	较稳健（3—4）	中等风险（5—6）	高风险（7—10）

三、综合评分与打分说明

3.1 现行态十四体系评分总表

十四体系的评分按下表统一列出。排名依据是 1.3 节公式计算出的综合分，但读者应注意三点：第一，相邻位次之间的分差很小，例如马克思 8.46 与孔子 8.32 相差 0.14，王阳明 7.78 与朱熹 7.74 相差 0.04，这种量级的差异不宜读作“优劣分明”，而应读作“同一梯队内部的细微差别”；第二，真正有解释力的不是名次本身，而是各维度分数的结构——谁在 B 上强、谁在 C 上强、谁因 E 而失分，比“第几名”更能说明问题；第三，大乘佛学在本表中标注为“现行态”，其“星河态”作为条件性预测单列于表 3—附，不参与本表排名。下表先给出全貌，打分依据随后逐条说明。

表 3 现行态十四体系评分总表

排名	思想体系	文明	B	C	D	F	A	E	综合分	系统定位
1	马克思	西	9	10	9	10	8	8	8.46	横向展开的历史实践转化
2	孔子	东	9	10	9	10	7	8	8.32	自下而上的伦理社会工程
3	王阳明	东	8	7	9	9	9	6	7.78	心体点燃者
4	朱熹	东	7	10	9	8	9	9	7.74	秩序综合构建者
5	孟子	东	7	9	8	10	8	7	7.73	道德体验的普遍化扩音器
6	老子	东	6	9	7	7	10	3	7.62	治理哲学型的精神净化器

7	大乘佛学（现行态）	东	7.0	6.5	9	9	10	6	7.58	宏大的普度蓝图（现行态）
8	小乘佛学	东	5	8	9	6	10	5	7.14	个体体验的收敛与终结者
9	马丁·路德	西	8	8	6	4	9	3	7.11	因信称义的通路革命家
10	斯宾诺莎	西	5	7	4	8	10	2	6.71	理性静观的孤峰
11	庄子	东	4	7	6	6	10	2	6.53	精神自由的孤峰
12	康德	西	5	8	5	7	7	5	6.22	边界测绘师
13	黑格尔	西	4	7	7	5	9	7	5.87	历史剧作家
14	尼采	西	6	7	4	8	4	9	5.36	强力唤醒者

表 3—附单列“大乘佛学（星河态）”，不是为了给大乘佛学“加分”，而是为了把“现行态”与“条件性未来”分开记录。星河态的 B、C、D 都高于现行态，前提是人类文明实际进入星际体验收集条件；若该前提不成立，该条不具效力。将其与现行态分表列出，是为了避免读者把条件性预测误读为已发生的效能，也避免因未来愿景而虚高当下评分。大乘佛学的未来星河态体验收集，目前是条件性预测，不计入现行态排名。

表 3—附 大乘佛学（星河态，条件性预测）

排名	思想体系	文明	B	C	D	F	A	E	综合分	系统定位
/	大乘佛学星河态	东	9.0	8.5	10	9	10	5	8.74	“华藏世界海”宇宙体验共同体

3.2 关键评分依据说明

第一，马克思与孔子的 C 分并列 10 分，但依据不同。孔子的 C1（奠基深度）

为 10：儒学以礼、乐、教构建了东亚文明两千年来的底层操作系统，其奠基深度无可争议；但其实际影响主要覆盖东亚儒家文化圈，当前全球明确以儒家为信仰认同的人口仅数百万量级，儒学更多以伦理习惯与制度遗产的方式弥散在东亚社会，C2（制度覆盖与影响人口量级）不宜给满分。马克思的 C2 为 10：20 世纪 50 年代约三分之一人类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，至今全球仍有约 20%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执政国家，其思想还通过劳工运动、社会主义政党、反殖民解放运动等渠道间接影响远超出执政国家范围的人口；在“制度覆盖与影响人口量级”上，马克思与孔子在 C1 上的奠基深度处于同一档。两人 C 同分，不是否认孔子的奠基深度，而是承认马克思在横向覆盖人口维度上与孔子持平。马克思 A=8 高于孔子 A=7，故马克思居首。

第二，大乘佛学拆为“现行态”与“星河态”两条分别打分，不混排。现行态 B=7.0、C=6.5，由 B1 深度 9 与 B2 广度 5、C1 奠基深度 8 与 C2 制度覆盖 5 而合成。义理上大乘佛学构建了最宏大的体验收集愿景，但全球大乘佛教徒约 3.2 亿—3.3 亿，与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马克思、孔子不在同一量级；且大乘佛教在印度“一直未能建立起与菩萨乘思想、信仰完全适应的僧团及教团”，在中国也因“政治价值及世俗价值为中心的价值模式”而“很难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”，印顺法师更直言中国佛教“教制——律制是失败的”。义理深度与现行态覆盖规模之间的这道间距，正是 B 分水岭最诚实的记录，也是现行态 B2 与 C2 分别定为 5 的依据。

第三，星河态 8.74 是条件性预测，不是已发生的效能。其 B2 与 C2 的打分变高，D 的星河实践动能分也提高到 10 分，六度万行的实践闭环在星际场域中完整展开，达到‘转化完整、逻辑闭环、操作清晰’的卓越档。但这是以人类实际进入星际体验收集条件为前提；若该前提不成立，该分数不具效力。本报告不以此条参与现行态排名，也不以此否认或抬高现行态评分。星河态单列，是为了把“已发生的效能”与“条件性可能”分开记录，避免读者把预测误读为事实。

第四，庄子 C=7，其中 C2（制度覆盖）定为 5。庄子思想“未被制度化”，历史角色是文明的减压阀而非操作系统，C1 奠基深度可给 8，C2 制度覆盖不宜给高分，合成 C=7。

第五，其余评分也是基于标准的打分，但读者应注意其标尺依赖性：斯宾诺

莎 B、D 偏低是基于“大众可及性”标尺；若换用“个体解放潜能”标尺，其位次会显著上升。这正是报告反复强调“分数是启发式地图”的原因——同一组分数，换一个标尺就会换一种读法，报告的价值不在于分数本身，而在于分数背后的结构关系。

四、体系评析：四类原型与大乘佛学的特殊位置

四种原型不是预先设定的类型学，而是从评分结构中归纳出来的聚类。以下每节先以一段文字说明该原型的共同特征与内部差异，再以简表列出关键维度，最后逐一评析。

4.1 文明建筑师：马克思与孔子

建筑师的共同特征是 C 在 10、B 在 9 以上，且 D 与 F 均处最高档。但两人的“建筑方式”不同：孔子从社会伦理自下而上搭建，马克思从历史实践横向展开。下表列出两人的核心维度，A 分的差异是位次的关键。

表 4 文明建筑师核心维度

体系	B	C	A	综合分
马克思	9	10	8	8.46
孔子	9	10	7	8.32

马克思以近乎无畏的彻底性，将终极存在的动能完全内化于人类集体的社会历史实践。其实践性被学界概括为“第一次彰显了‘实践性’这一迥异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，通过‘实践批判’把哲学的观念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”。学说—组织—批判的体系完整（D=9），经由大规模群众运动实际重塑了二十世纪一个半球的社会操作系统（C=10）。E=8 记录的风险同样真实：一旦遗忘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”这一价值内核，体系可能滑向其所批判的经济决定论与物质崇拜。

孔子不纠缠于玄奥的“天”，而直接构建高效生产与调节高级道德体验（“仁”）的社会文化系统：以“礼”为社会操作系统、以“乐”为情感调和器、以“教”为驱动引擎，将日常人伦转化为体验收集的场域。A=7 的“失分”恰恰是其效能

所在——绕开不可言说的终极存在，建成最稳定持久的集体道德体验生成平台。E=8 记录了“独尊儒术”之后儒学依附君主专制、经典解释趋向为现实权力提供合法性的一面。

4.2 大乘佛学：宏图与现行态之间的间距

大乘佛学需要单独处理。它在义理层面构建了最宏大的体验收集愿景，菩萨道、六度万行与判教体系在“深度”上确属巅峰；但“现行态”的历史记录显示，它的实际覆盖规模与制度化效能，与马克思、孔子存在需要诚实记录的间距。下表把 B 与 C 拆为四项子分，间距一目了然。

表 5 大乘佛学（现行态）B、C 子项拆分

子项	B1 深度	B2 广度	C1 奠基深度	C2 制度覆盖	合成
分值	9	5	8	5	B=7.0，C=6.5

全球大乘佛教徒约 3.2 亿—3.3 亿，主要分布在东亚，与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马克思、孔子不在同一量级。大乘佛教在印度“一直未能建立起与菩萨乘思想、信仰完全适应的僧团及教团”；在中国，它也因“政治价值及世俗价值为中心的价值模式”而“很难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”。一些对中国佛法的批评更为直接：中国佛教“教义（法）有着可赞美的一页，而教制——律制是失败的”。这不是否认大乘佛学的义理高度，而是坚持“以历史实际运行效能为标尺”的一贯性：一个体系的伟大，既在于它指向何处，也在于它在历史中实际带到了何处。

4.3 体验点燃者：王阳明、马丁·路德、尼采

点燃者与建筑师的区别不在“深度”而在“广度”与“系统”：他们能在个体层面将体验强度推到极致，但没有或未能重建大规模社会操作系统。C 分普遍低于建筑师，B 分取决于“点火方式”能否被大众复制。下表的关键列是 E——这正是“点火”的代价。

表 6 体验点燃者关键维度

体系	B	C	E（风险）	综合分

王阳明	8	7	6	7.78
马丁·路德	8	8	3	7.11
尼采	6	7	9	5.36

王阳明以“致良知”将体验触发点移入当下心体，以“知行合一”缝合知与行，以“事上磨练”赋予世俗实践强大动能（F=9）。但他未能重建大规模社会操作系统（C=7），是“点燃者”而非“建筑师”。

马丁·路德以“因信称义”拆除教会中介，白话圣经使深刻体验得以大规模复制（B=8）。其 E=3 的较低风险，得力于“唯经”的文本原点——风险在“回到源头”的反复重演中被分散。F=4 是其结构性短板，天职观仅部分弥补。

尼采以“上帝已死”拆除终极本身，体验强度达到极致，但极端强度无大众通道（B=6、D=4），拆除传统“意义防护栏”后风险登顶（E=9）。学界对尼采是否应被读作虚无主义或强权哲学存在争论，但一个体系在“平均智慧层次”的传播中可能被曲解的面貌，本身就是效能评估必须计入的风险。

4.4 精神净化器与孤峰：老子、庄子、小乘佛学、斯宾诺莎

净化器与孤峰共享一个特征：A 极高，E 极低，但 B 受限。它们的价值不在于“覆盖多少人”，而在于为文明保留一条不被制度化收编的超越通道。下表把 B 与 E 并置，可以看出“抗风险”与“接通集体”之间的张力。

表 7 净化器与孤峰的 B—E 对照

体系	B	A	E	综合分
老子	6	10	3	7.62
庄子	4	10	2	6.53
小乘佛学	5	10	5	7.14
斯宾诺莎	5	10	2	6.71

老子的终极存在安置完美（A=10），且因“无为而治”在汉初文景之治中展现出实际的治理效能（C=9）。抗风险能力极强（E=3），但其体验路径偏于静敛（B=6）。

庄子将个体精神自由推至极致，且几乎不可能被彻底教条化（E=2）。但路径

“太难学”、不接集体（B=4），其思想“未被制度化”，历史角色是文明的减压阀而非操作系统（C=7）。

小乘佛学的四谛八正道实践系统极为精密（D=9），但目标为出离与涅槃，客观上终止个体在集体体验流中的参与（B=5）。其在个人解脱上的极致，正对应其在文明建构上的收敛。

斯宾诺莎以“神即自然”达成存在与体验的思辨统一（A=10），体系极度自洽稳健（E=2）。但“理智之爱”的可及性存在争议，几何学秩序不是修行指南，B、D 偏低是基于“大众可及性”标尺的评估。

4.5 体系设计师的困局：康德与黑格尔

最后两位是西方近代体系设计的典型：都在“如何安置终极存在”上做出了精密的概念工程，A 分不低，但 B 与 D 的短板使他们的效能无法与建筑师相比。下表只需看两列——B 与 D，困局一目了然。

表 8 体系设计师的 B—D 短板

体系	B	D	A	综合分
康德	5	5	7	6.22
黑格尔	4	7	9	5.87

康德通过划定认知界限为信仰与实践理性留出空间，“人格尊严”经由后世权利话语奠基现代文明（C=8）。但二元结构在传播中易被割裂（E=5），实践纲领抽象（D=5）——“悬置”本身不加分，悬置之后建了什么才加分。

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通过历史自我体验的宏大剧本，是西方体系中与元框架最同构者（A=9）。但个体体验通道被逻辑吞没（B=4），辩证法一旦僵化，体系易庸俗化为为现状辩护的工具（E=7）。

五、核心结论与洞察

5.1 体验收集效能是分水岭

孔子与康德的对照最具启示：二人同为“终极存在的悬置者”，但孔子将悬

置转化为集体道德体验平台（B=9），康德的悬置停留于理论空间（B=5）。大乘佛学（现行态）的案例则从另一侧印证同一判断：义理深度 B1=9，但现行态广度 B2=5，合成 B=7.0，足以把它从‘义理巅峰’拉入现行态第七位。深度不等于效能；分界不在东西方，而在“能否在历史中持续、大规模地接通集体”。

5.2 效能与异化风险正相关

高奠基伴随高风险：孔子（E=8）、朱熹（E=9）、马克思（E=8）、黑格尔（E=7）——体系越成为主流，越易被权力收编、制度化、教条化。风险形态有别：东方主要是伦理制度化（礼教僵化、科举僵化），西方主要是概念强度失控（拆防护栏后的能量外溢）。老子、庄子、斯宾诺莎抗风险极强，但超越性同样限制了其成为核心建构力量。路德的“唯经”原点提示了一条例外路径：把“回到源头”内建为系统机制，可令风险在反复回归原典中被持续分散。

5.3 东西方结构性比较

逐条评析之后，需要把十四个体系放回东西方两个板块做整体对照。下表列出六个维度的板块均值，目的不是评判“东方高于西方”或“西方高于东方”，而是看结构性差异落在哪里。最值得注意的两列是 D（实践转化系统）和 A（终极存在安置）：D 的差距最大，说明东西方体系的差异主要不在“想得深不深”，而在“能否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系统”；A 的差距次之，说明西方近代思想在“拆中介”的过程中不断推高直接性阈值，终极存在的安置方式也随之剧烈变动。B 与 C 的板块均值差距不大，这恰好印证了前文的判断：分水岭不在东西方，而在能否接通集体。

表 9 东西方维度均值对比

维度均值	东方八路径	西方六体系	含义
B 体验收集	6.63	6.17	东方广而稳，西方锐而窄
C 文明奠基	8.31	7.83	东方体系与文明肌体长期共生
D 实践转化	8.25	5.83	最大分差项：东方有功夫论与教化制度的长时段打磨
F 世俗动能	8.13	7.00	东方的“人伦日用”得到更彻

			底的肯定
A 终极存在安置	9.13	7.83	西方近代是一连串“拆中介”革命，直接性阈值不断推高
E 体系风险	5.75	5.67	异化命运无明显文明例外

两点必要说明：其一，本框架以历史运行效能为标尺，天然有利于长时段嵌入文明的体系；若以概念强度或个体解放潜能为标尺，尼采、康德、斯宾诺莎的位次将显著上升。其二，马克思居首的深层原因在于，他把“拆中介”释放的动能第一次安放进集体性轨道，使发动机与轨道兼得。上述结构性比较基于十四个摘选体系，不宣称覆盖全部人类思想；它的意义在于揭示标尺本身的结构性关系，而非给出人类思想史的最终排名。

六、框架边界与方法论说明

还需说明样本的代表性边界。本报告所评的十四个体系，是依据文明代表性、体系完整性与历史影响筛选出的方法示例，并非全人类思想体系的全集。即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而论，本报告仅纳入马丁·路德一路，而基督教内部的东正教传统、天主教修会传统、解放神学等，伊斯兰教内部的苏菲主义、穆尔太齐赖派、什叶派教法学等，均未进入评分。这不是否认它们作为体验收集系统的效能，而是受报告篇幅、作者学力与可比性设计所限，暂未纳入。因此，本报告的排名不宣称覆盖全部人类思想，也不宣称“第一梯队”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最高者；它的价值在于示范一套可操作、可复核、可扩展的标尺。若这套标尺经检验站得住，后续研究完全可以按同一框架增补体系、调整权重、重算分数，把“十四体系比较”扩展为“全人类思想体系比较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本报告是方法示例，不是终审判决。

本报告以“效能”为标尺，这一选择是基于“终极实体演化世界万物是为了体验”的第一动因：它天然有利于实践型与嵌入型体系，而对以概念思辨见长的体系，其深度可能被低估。尼采、康德、斯宾诺莎若换用“个体解放潜能”或“概念强度”的标尺，位次会显著上升，这一点在评析中已逐一处注明。与之相关的是测不准性：对以著述为主的哲学家，其文明奠基力按“经由后世思想与制度的实际中介塑造”评估，而非按其著作的直接传播范围计算，这中间存在固有的测

不准性。也正因如此，本报告的一切分数均为启发式地图，用于揭示结构规律，而非对思想家的精确度量或终极判定。调整权重会改变具体位次，但本报告所揭示的结构性关系——B 为分水岭、效能与风险正相关、实践转化系统是东西方最大分差项——不依赖某一组特定权重，这是分数背后更值得读者关注的部分。最后需要说明“现行态”与“星河态”的区分：本报告对大乘佛学设两条评分，现行态记录截至人类文明仍局限于地球条件下的历史运行效能，星河态是以人类进入星际体验收集条件为前提的条件性预测，不计入现行态排名，也不用于否认或抬高现行态评分。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，既不因未来愿景虚高当下分数，也不因当下条件否认其愿景的指向性；它本身就是“以历史运行效能为标尺”这一原则的延伸，而非对原则的例外。

七、从地球文明到星河文明：框架的延长线

在结束全篇之前，有必要把视线从‘十四个体系的比较’拉回到‘这套标尺能走多远’，大乘佛学虽构建了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体验收集愿景，但受限于人类文明至今的客观条件——我们仍被局限在地球范围，尚未能真正在如《华严经》所描绘的“世界海”中遨游并收集体验——其所指向的那个恢弘时代，或许还未曾被真正见证。本报告为它设“现行态”与“星河态”两条评分，正是为了诚实地记录这道间距：现行态 7.58，记录的是它在地球文明阶段的实际运行效能；星河态 8.74，记录的是它以“华藏世界海”式场域展开后的条件性可能。前者不因后者而虚高，后者不因前者而取消。

这一注脚可扩展至整个榜单：孔子的“天下大同”、马克思的“自由人联合体”、斯宾诺莎的“第三种知识”，与大乘的“世界海”一样，都是尚未充分展开的体验收集场域。数字文明与星际时代，或将成为下一阶段的载体。这既是对评分的必要注脚，也让我们对文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保持一份谦卑与开放。

这一扩展方向，也正是“终极实体～体验”元框架作为“宇宙级参考系”的意义所在。当前报告评估的，是地球文明内部若干思想体系在体验收集上的相对效能；但同一标尺稍加转换，就可以用于评估地球文明作为一个整体，在宇宙体验收集中的位置与水平——它的体验广度是否覆盖了足够多的生命，深度是否触及了足够深的层次，和谐度是否避免了大规模异化，创造性是否为宇宙贡献了不

可替代的体验范式。再往前一步，当人类文明进入星际阶段，这套标尺还可以用于比较不同星球文明、不同演化路径的体验收集效能。本报告不做这种预测性打分，因为条件尚不具备；但框架的逻辑是开放的：今天用十四个体系做示例，明天可以用更多体系做全集，后天可以用它丈量星河。这正是“现行态”与“星河态”区分的深层用意——不是给大乘佛学单独开一扇窗，而是为整个框架保留一条从地球通向星海的延长线。